

知味

朝花夕拾

老味儿

张富国

“围炉聚炊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秋尽冬来，微雨或大雪，邀三五知己，为羊肉涮锅而聚。锅内沸汤如雪翻，炭火噼啪作响，水汽与火星上蹿。众箸、欢呼此起彼伏，红肉青菜涮其味，猜拳行令行其乐，好不快乐！最妙的是，酒足饭饱，雨亦菲菲，或雪漫脚蹀，道声别语，目送背影渐行渐远……

对于过去的回忆，最敏感的就是口舌。时间给羊肉涮锅包了浆，沁出的老味儿，挑逗着味蕾，让味道在回忆里翩翩起舞。

佳肴必有美器。是的，涮羊肉必用红铜炉子，这铜炉，膛窄肚深，高筒出膛，与炭灶相连。3000年前商周的温鼎，已有火锅的雏形；鼎分三层，上层盛水煮食；中层是燃料火膛，周围开窗，前有火门，底有通风的算眼，周围有挡火墙和溢烟口；下层有足，以抬高火膛；以隔离垫物。边煮、边涮、边食，自然能够传递久远。东汉气派稳重的镬头，到了唐代，就成了细致轻盈的“暖锅”，全是饕餮大家处心积虑讨食的功德！在故宫博物院，我欣赏清代的火锅：铜锅为主，也有珐琅形的、瓷器的、银质的，锅身篆刻各种花纹，或人物，或虫兽，漫撒周身，疏朗俊秀。配上蓝花杯碗碟匙，果然雅致！虽然历经数百年，依然光彩熠熠。如此艺术的食器，哪个敢点火、下筷？物与心灵的碰撞，在亲密中创造出一种默契，或许，这就是亘古不灭的传承精神吧！

好鞍必配好马，涮羊肉用料也很讲究。立秋，正值羊肉肥美时节，五六十斤重的内蒙古羯羊，现宰杀，只选用十五六斤，因为新鲜，所以任性。追求快捷、方便，现代人选用冷冻羊肉。但要急冻，这样，细胞内的水不会成冰，肉汁不易损失。我试过，经过排酸的冷藏肉，味道会更胜一筹。当然，会吃的，只选用优质绵羊、山羊的重要部位：上脑在后脖子附近，肉质软嫩，偏肥一点；大三岔在后腿上方，最嫩；小三岔在前腿上方，肥瘦相间；黄瓜条最好吃，口感很脆，呈条状包裹着大腿股骨，一只羊只两条。汤底，清汤寡水，放几片鲜姜、几段大葱、几粒枸杞、一把海米，滋味而已。要让白菜、豆腐、粉丝这样的配菜有味，当然要靠酱料调味：现磨的芝麻酱，配上绍兴酒、红腐乳、韭花酱、辣椒油、卤虾油、麻香油、大蒜泥、小葱花、香菜末，加水调开，备用。

万事俱备，只欠开涮。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军迎战，喜欢涮羊肉，主要是快的原因，迅速出击才是能开得起的法宝。所以，切肉片，要薄如纸、匀如晶、齐如线、美如花，投入沸汤中，一涮即熟。一斤肉，要切成六寸长、一寸宽的四五十片涮肉，考验的是师傅的硬功夫；即使有了切肉机，从哪里下刀，怎么个切法，也是有学问的。有经验的师傅，也会讨喜食客，拼部位切肉——把几块不同部位的肉拼在一起切，肥瘦相间，有嫩有脆。“浪涌晴江雪，风翻彩霞”，南宋林洪所言的“拨霞供”，其实是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录，达到这种效果，用火也很讲究：火锅要高膛大，容炭多而不飞灰，底部的铁篾子粗而疏，炭火自然终硬旺。用筷子夹肉放下去打散，涮两下，偶见一点儿红，捞出即熟，蘸麻酱、虾油，劲道得很；如果开涮时，先下半盘富含脂肪的羊尾，“肥肥锅儿”，尤其是手切肉，涮时才会该嫩的嫩、该脆的脆，不容易“柴”，不会有软趴趴的感觉。莫言调和，小味藏大世界，调酱也是硬活儿，花生酱加入芝麻酱，一点点地加开水搅和，让稠酱慢慢变稀，依次放入各种香料，不停地顺时针搅拌，拿根筷子一蘸，拉成一条线，即食即用。小料可以边吃边调，不要一次盛太多，常吃常换才能保证味道一直浓郁。如果配着芝麻酱烧饼，或在汤里煮面条和下水饺，更是一种风味！

时间如烙铁，老味儿已经牢牢地烙刻在味蕾里，经年流转，不曾减淡。氤氲在一个老字里，那种单纯质朴，由味蕾封冻，凝固成一种心态，岂不快哉？！

深秋，阳光普照在我的后院里，急于栽种白菜的老父亲，看着仍蓬蓬勃勃的几株红薯秧对我说：“刨了吧，到劲儿了。”我把红薯刨出来时，很久没有看到的一个个中泛白的薯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烁。

晚上，我像母亲当年做饭一样，将红薯洗净上锅蒸了……然而，怎么也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

那个时候，每人每年只能从生产队里分到几十斤小麦。麦面的味道我早已淡忘，唯有耐寒能力特强又高产的红薯的味道，成了我美好的永久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屋后是个很大的牛铺场，白天用于六爷晾晒土沫子垫牛屋，除冬季外，生产队的耕牛都拴在那里过夜。七十年代第一春的一天，白天还晴朗朗的，谁知半夜却突然下起了哑巴雨。六爷晾晒的牛粪（牛粪垫在红薯池底下易于催母薯早发芽。如被雨淋，会减弱能量）遭殃了。他十万火急般扯着嗓门喊叫起来，听到呼喊，深知其有多大价值的奶奶，叫醒了熟睡中的叔叔和我。我们穿上棉袄，拿起铁锹，跑到了牛铺场上……我们的内衣被汗水浸得潮乎乎的，棉袄也被雨水淋湿了。自始至终，偌大的牛铺场上，只有我们三人在不停忙活。六爷有点儿生气。

第二天晚上记工分，似乎还未彻底消气的六爷，非要队长给我们多记工分不可。他说：“每人记十分也不亏！”最终，被叔叔和我婉言谢绝了。

红薯池里的红薯经过精心培育，慢慢地发芽了，长大了，到了能下地的时候了。社员们每天从中拔一部分肥实粗壮的，到已整理好的春地里栽种。男劳力在有好日子的村中的池塘和地坎之间不停穿梭，女社员和娃娃们又是往红薯芽根部培农家肥又是封土，大家都乐此不疲。这时栽下的叫芽子红薯。芽子红薯淀粉多，吃起来干面，可切干保存，也可磨粉做粉条做淀粉。

割了麦子，社员们从芽子红薯秧上割下笼头，剪成一截一截的，下面两片叶子剪去，上面留两到三片叶子，插在犁过不久的墒情十足的麦茬地里，旗帜似的招展。这时雨水不多，喜欢戏水的我和伙伴们，便将红薯秧在地头的水坑里洗了，赤着脚丫一趟趟地在大人们的指点下运送。这时栽下的叫秧子红薯。它水分多，易窖藏。如保存得好，能吃到来年春天。

栽上红薯苗后，社员们要不停地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锄地除草。尤其是雨后，还要抓紧去翻红薯秧，以免蔓扎到地里影响产量。日复一日，收获芽子红薯的时节到了。早晨，生产队里的钟声当当地划过东方的黎明，社员们便扛上工具走向田野。放眼广袤大地，或割秧或刨或摘红薯的人们的一投足一举手，无不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最难忘的，还数傍晚田野里的喧闹。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收工后要将分得的红薯切成薯干。由于天黑还要“抢占”有利地形，大人们挑着重担步履蹒跚着喊着娃子，娃子们用渴盼的声音喊着大人。在鸡蛋换盐、从不见钱、连手电筒都买不起的年月里，人们只能靠喊声分辨着自家和方位。在藕过麦子的坟地里，忘记了疲劳和饥饿的社员们，在一条凳子上支一个自制的刨子，嚓嚓嚓的切薯片的声响，霎时就在旷野里弥漫开来，直到乡村的夜半。

老天不可能事事都随人意。红薯干要是晒到雨肚里，那算愁坏人了。半湿不干的弄到家里，能摆的地方全都摆满，几乎无法下脚。就在这翻来覆去中，红薯干变黄变黑变成黑眼圈——你可别说，好薯干搭配上次一点的面粉轧成面蒸馍或贴饼，照样充饥，尽管它甜中带点儿苦味儿，甚至还透出点儿麻味儿，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季。

霜降前后，是刨秧子红薯的时候。我们队里十多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学生娃的任务是割红薯秧，父亲和男劳力们刨红薯，挖红薯是我母亲和其他妇女们的活儿。我们用镰刀先将秧子割掉，然后像卷地毯一样，割一段卷一截，一直能从地这头割到那头。放下镰刀，躺在潮湿的红薯秧上，仰望着白云朵朵的蓝天，闻着扑鼻的红薯秧的清香，歇一歇累酸了的腰腿，那个惬意啊……

有了红薯，母亲的饭就好做了。她用超乎巧的本领，起早贪黑地变着花样调剂生活。用铁擦子擦红薯丝贴饼或蒸干饭，红薯面糊涂丢红薯或红薯干，蒸红薯，蒸红薯面窝窝头，烧红薯茶……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红薯；一年到头，天天都有红薯相伴。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放了学，到灶火抓个熟红薯或红薯面窝窝头就下地了。后来到离家十多里的高中求学，中午用尼龙网兜装几个红薯在伙上一蒸，便是一顿美餐。每逢走近绿树掩映的炊烟袅袅的村庄，我会很敏感地闻到扑鼻的红薯甜香。

十多岁的我，也曾生产队刨过的红薯地里溜过红薯。顺着红薯筋越撑越粗的，肯定找着个大的，兴奋异常。越撑越粗的，我会大失所望。偶尔碰上“马子”刨出来大小一嘟噜，我能激动好一阵子。

慢慢地长大了的我知道，红薯的营养价值极高，富含多种维生素，能防癌能通便，可提高机体的抵抗能力，还可制糖和酒精。也难怪，当年人们只要有红薯吃，脸上总是红扑扑的，扁担往肩上一搁，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红薯曾伴我度过了天真苦涩的童年和充满幻想的青年时光。我永远忘不了它的滋养，正像我忘不了母亲的哺育一样。



聊斋闲品

遍地月光

周华诚

“走了再远的路，月光仍然在那里。”

说完这句话，他陷入了对往事的美好追忆中。在三十年前，仍是少年的他还住在江边一幢老房子里，老房子的阁楼有一扇不大的老虎窗。那时杭城民众的住房条件普遍不好，老房子的逼仄空间里住了大大小小的八家人，尤其在夏天，一家拖着鞋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一把蒲扇啪啪地摇动着试图驱走酷热。苏先生尤其记得那一幕，夜已深，他在阁楼上还没有睡着，一窗的月光投撒到室内的地上，像一条方形的月光柱子。

他从老虎窗内探出头去眺望天空，看见天上朗朗地挂了一轮黄色的月亮。月亮下面，整座并不高大的城市安稳地笼罩在薄薄的月光之中。

那一片月光，在少年的心间投下最为深刻的记忆。此后，苏先生逐渐长大，后来他一家从老房子里搬出去。他先后搬过四次家，在这城市的东西南北面都住过，但是长大后的苏先生再也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月光。

更多的时候，月光是中国人精神星空的一抹美妙光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海上的月光；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江上的月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山上的月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故乡的月光。

在古代的诗人看来，明月俨然就是夜空的女神，是连接天空节律与人间冷暖，沟通理想世界与现实人生的小舟。天上月亮的阴晴圆缺，总是对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因此，诗人的静夜之思，总是与明月有着血缘般的联系。月光照亮和辉映着诗人眼中和心里的宇宙，月是诗人的知己，是诗意的化身，是诗思的源泉。

遍地月光，就是遍地诗意，也是遍地乡愁。往前数，中国古代文化中，月是太阴，日是太阳；太阳对应于男性，父亲，月亮对应于女性，母亲。因此，中国人的月光里浸满母爱，也浸满乡愁。

季羨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记述自己小时，在故乡的小村庄里，在一个一个小茅坑度过夏夜的情景。他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异常喜欢。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

季羨林先生在故乡只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住了十一年。这期间，季先生曾到过世界上近三十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

“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茅坑上面和水中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

月光落在小茅坑里，小小的小月亮，就是大大的故乡。月光落在阁楼上，地板上横七竖八躺着睡觉的人，那是多么温暖的一个家的记忆。月光落在左手上一，一掌的月光，不是可以抓住的时光。

新书架

《孩子是个哲学家》

王宁

生儿女乃人之常情。但在现代社会中，养育孩子正变成一项越来越艰难的事业，心情焦虑的父母们触目皆是。育儿的烦琐操劳与生存压力的双面夹击，令当代父母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不堪重负。当“为人父母”被“孩奴”这样的字眼取代，名称变更的背后投射出的是亲子关系的异化。

为人父母，真的是沦为奴隶吗？孩子的存在，对于成人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皮耶罗·费鲁奇分享自己育儿心得的经典之作，他以优美睿智的文笔，讲述了自己焦头烂额又时时灵光乍现的育儿生活。

诚如作者所言，“为人父母，你并非被罚为奴隶，而是被赋予照顾一个孩子的特权，以及再次成长的可能。”对成人来说，孩子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使我们能够时时处处得以反观自身的言行，打破自我的僵化局限。作为这个世界的后来者，孩子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观察视角，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将我们重新带回“人生初见”的新鲜模式。

滴水藏海 家丑

莫小米

有个女人，一辈子当小学教师。

退休时，手里有积蓄下来的十万元钱。丈夫不在了，儿女成家了，本来就这么省吃俭用地过下去，也可以了。

偏偏她有雄心，想去投资做一番事情，结果被合伙人骗了，本钱打了水漂，还欠下十万元。

她也哭过也想过死，但觉得人家负我我不可负人家，欠的钱不还，就到医院去做一把血一把脓的陪护工作，从50岁做到60岁，没日没夜，整整十年，才还清了债务。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有一个。

也是个女人，生在农村，没读过书，却聪明。走南闯北做生意，和丈夫一起，办起企业，盖起别墅，一度过上了可以雇请保姆的优裕生活。她长得漂亮，普通话说得好好，歌唱得好，就缺点文化，包括运气。

他们在一张最大的订单上栽了，栽到底。企业破产，别墅抵押，还欠许多债。拿她自己的话说：啥都没了，只剩几个光人了。

那时她的儿子尚在读书，女儿还很小，无奈之下，她在一个大城市给人做小时工，城东城西，日程排满，披星戴月，把一个家的日常开支撑起来，并不长吁短叹，并无半点怨言。偶有人问起，她总是淡淡一笑说：会好起来的。

这两件事，都是在同一个座谈会上听来的。两个女人面对命运的恶作剧，所表现的不屈与坚忍，以及为此承受这十年的艰辛，深深打动了我。可是当我定下这两个题材，准备采访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做小时工的女人连连否定：不行啊，被人知道了，儿子怎么做，女儿怎么做？她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她的女儿也已经是中学生了。

做医院陪护工的女人，自己倒愿意讲，但儿女坚决反对，甚至说：你讲出去，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

不愿意，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都属于“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的本意是想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的，结果却让我们疑惑，时至今日，在世人眼中，这些究竟是美德，还是家丑？



写意人物(国画) 张宽武

窗外的中原在移动。窗外的金秋在移动。九月底，我做了一次中原旅行。

九月的中原是安静的。草木在清理思想，稳定情绪，静候着一个季节的来临。穿梭的车辆丝毫不敢惊扰它宁静的表情。坐在车内，望着车窗外的景致，我自己似乎坐成了一棵拙朴的玉米老玉。两只眼睛只是望，心境如同路边小池塘飘着丝丝缕缕白云的水，只皱起丝丝纹痕。

收割机器缓缓行进在广袤的田野。高个儿的玉米秸大都铺排躺在它生身的泥土上。躺成泥土，躺成阳光。硕大金黄金的玉米棒子被机器吐成均匀的小堆，依偎地枕在银色的玉米秆儿上。想想盛夏的日子里，翠玉般的玉米秆上，一夜之间，玉米棒子从斜腰里冷不防突出来，嫩嫩地吹着胡须，仿佛一个恶作剧的孩子从帷幕里扮着鬼脸装成须生。不过，话说回来，玉米还是虚心的，始终包裹着自我生长，不到那一刻，连牙齿都不龋一下。

小斗子的手扶拖拉机等地头，像一个随时会模糊的句号。它载来的老人孩子和小心狗让土地动起来。老人静默地拾掇着残秋，自己也成了残秋活动的影子。彩色的孩子是田野炫目的风，吹着，刮着，舞着，为这个季节送行。小花狗急切地想要认识田间地头的每一棵杨树，机敏地嗅一嗅，抬腿撒泡尿，算是为结识做个图案记录。村庄仅有一点热闹帮扶拖拉机拉进了田野，村庄寂静的。静寂的村庄有点可怕，连那一两只两只的大红公鸡俏俏母鸡都没有心情趁空叙些情话，纷纷扑棱上树枝屋顶，高喊着主人早点回归。田野是广阔的，任凭公鸡喊破嗓子，老人孩子与狗也只能在夕阳西下时分，载着田园浓郁的暮色和更多更重的静寂，由拖拉机指点着路径，慢慢回家。

东西向的高速公路上，各色车辆相向奔驰，像战国冲锋的马队。南北向的铁路线上，快慢不一的火车南来北往，提醒着南国的盛夏和北国更早更深的秋。

芝麻心急，早早地抱成一撮一撮等待着第一场寒流第一场雪的突然降临。防御中，老人们把棒子里的芝麻粒一次一次地倒进口袋，回去变成喷香的芝麻油。芝麻不张嘴咋能倒出油？芝麻是同意了

的。那一撮一撮的芝麻秸，只是虚张声势地支撑着，好让丰满的田野不致在秋后的寂寞里昏昏睡去。它只能这样回报。

黄豆是沉思的庄稼。它矮，它最能思考。一思考就有思想，一思想就有了负担。黄豆的负担很重，低矮的秸秆上，嘟嘟噜噜的都是。豆叶黄黄的，是金子的薄片，是秋天原野迷人的眼波。往深处再看看，又都是帝王递给这个历史的名片，脉络清晰，文字模糊。

最后一茬棉花还没有拾，开在地里，像奶奶一样，开成了中原老去的头颅。成了这个季节中原最美的花。桃形的棉叶上指甲大小一块一块地黑去，棉秆一抻一抻地黑去，一个人就是这样变老的。只有开出的棉花，越开越高，大有和冬雪一竞颜色的味道。

中原的每一寸土地都金贵，没有设山，舍不得更多的水。不过，这不是遗憾，白杨树连绵连片地生长，就成了山，成了水。只是金光闪闪的秋日里，没有浩荡的风，山不起伏，水不扬波。即使有，隔了窗子，也听不到涛声。

中原的玉米，黄豆，连同那刚刚退出季节深处的小麦，结结实实地喂养了华夏五千年。这里的麦，被神农产品认定过，被黄帝耕耘收获过，植根在商代的甲骨上，聆听过周天子采诗官的铃铎，被孔子周游列国的车轮碾碾压压，成熟在战国诸侯会盟的祭台上。这里是一个民族五千年壮壮的庄稼地。这诗经的温床，这唐诗宋词的厚土。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差不多四千年在中原吹拉弹唱。春秋、战国两卷大书，百分之八十的篇章记录着这里一陇一沟，一犁一耨，一剑一觞。从山里走出的，从水边走出的，从草原走出的，无论何方走出的帝王，无不想霸有这片土地。霸中原则霸天下。

这片土地从来没有这样宁静过，从来没有这样安详地沐浴浴金子一样的阳光。蹲在田边，静听庄稼拔节的吱吱脆响和果实落地的撞击闷声，应是中原耐心等了五千年才有的享受。

一只小狗，一个小女孩儿，在老人满是垄沟般的皱纹里戏耍。老人的眼睛里漾满了中原金秋的阳光。

人与自然

秋动

熊西平

连载

“这恐怕不行，像我手上这种插座，别的很多家公司也是有需求的。”

双方陷入了僵局，哪一方也不愿做出让步。说实话，稻盛和夫也是独具慧眼的人，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看出了软银和新日本电版的发展前景，所以才有合作的想法，并且提出这种看似过分的独家垄断式的要求。不过稻盛和夫始终认为20万元买50个插座已经是自己提出的最优条件了，所以口气相当坚定。谈判10小时后，已是晚上9

点时分，孙正义看这样下去仍旧毫无结果，最终迫于压力在《插座独家销售给第二电电》的协议上签了字。

晚上回到宾馆，孙正义越想越后悔，大久保秀夫也是一声不吭，垂头丧气，两人各自冥想，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孙正义突然说：“大久保先生，咱们不能这样认输，插座应该有更好的市场，我要去把协议要回来！”随后，两人便又风尘仆仆地返回第二电电，找到稻盛和夫。当表明想要回协议的决心后，稻盛和夫

显得大为光火，对孙正义二人失信于人的行为大加谴责。孙正义虽然底气不足，却也铁了心劲，他要为“NCC BOX”找到更为广阔出路！稻盛和夫最终还是把协议退还给了两人。

事实证明，只要是好的产品，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孙正义又跑了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最后把“NCC BOX”卖给了同样是新电电旗下的日本电信，并和他们签订了OEM(即定牌生产)协议。这样一来，孙正义和大久保秀夫方面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的核



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也控制了销售渠道，日本电信公司方面也因此提高了产品竞争力。最终，日本电信赚得盆满钵

满，孙正义的数据网和大久保秀夫的新日本电版也获得了数亿日元的专利费用，孙正义的巨额债务被一清而光。

值得一提的是，稻盛和夫最终还是商业场上的能人。孙正义搞插座专利研发的事实使他再次受到启发，因为自己也是搞发明起家，稻盛和夫后来依靠自己的团队顺利地研发出了同样的插座。另外，孙正义要拔的UNIX相关的技术人员也出现了，他便是来自美国的泰德。这位出生于波兰并在技术领域拥有博士学位

的技术员，已年过半百，当这位颇具实力的成功者忧虑如何开启新的人生之时，他听到了孙正义的招聘消息。于是，泰德的激情被重新点燃，不远万里飞到日本和孙正义见面。一番谈话后，泰德被孙正义的商业梦想所吸引，孙正义也真心期望泰德可以与他共事，因为软银登陆美国的计划即将转为实际行动，他需要泰德这样有实力的技术人员做他的顾问。

两人愉快地达成了合作计划，此后两三个月，泰德正式开始为孙正义工作。转眼又到年末，孙正义回首一年，巨额的债务已经还清，出版部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司正在朝着令人振奋的方向前进。虽说创业是艰辛的，可自己的各种坎坷遭遇只有在当时经历的时候才有痛感，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它们都变得温馨起来。人生就是这样吧，只要是为了心中那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奋斗，吃了的苦也会变成欢喜的泪水。

(完)